

# 都會風的三十男人

蔡詩萍

◎ 執筆 / 陳善銘

「我們平凡，我們不相信天堂在彼岸，我們陷在每個必須做選擇的困頓裡，我們自以為是的為自己，為這個機會的未來摸索出路；我們，其實也就是很多人的寫照。我們確信生活裡的某些堅持是必要的。」——「三十男人手記」序

帥氣俊挺外表，考究的衣著和全身每個細胞偶現的驚人活力是蔡詩萍予人的第一印象。他那極具邏輯性的侃侃而談一如他的人，十分地耐人尋味。一個有陽光的週末下午，採訪小組來到聯合報，在極融洽的氣氛下訪問到這大帥哥，請他來談談他的閱讀。



## 每一個人接近閱讀的方式不同

對每個人而言，從與書結緣到閱讀成爲生活中所不能割捨也許是不同的一個過程。訪問一開始蔡詩萍先談到他小時候的閱讀。

「在電視，電影沒有大幅度取代很多娛樂以前閱讀是一種很容易有的自娛休閒的方式。我是民國四十七年出生的，電視是在我相當不小以後才有的，所以從小唯一的一種休閒方式就看書，看雜誌。這是受到當整個物質條件的限制。另一個比較獨特的原因是父母對我的管教比較嚴，不喜歡讓你東跑西跑，打架鬼混，所以就拿一些東西給你看，在這種半強迫的過程中，也培養出一些興趣來。」

「我的印象最深刻是一本叫《新文藝》的刊物，這是一本軍方發行的刊物，這裡面有很多的小說，對我來講透過小說所營造出來的想像世界，對我很單純的小孩子生活提供了一個想像的空間。另一個很小時所看的刊物叫《南國電影》，這裡面介紹很當時的電影。要曉得對我們那一個年代的人來講電影是一個很新鮮、很獨特的經驗。我想閱讀是每一個人生命中蠻重要的休閒或求知的部分，但每一個人都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因素來接近閱讀。」

除了《新文藝》和《南國電影》這兩本刊物之外，蔡詩萍提到像東方文庫及一些小百科之類的叢書也看了不少。真正有系統地閱讀是從高中以後。在高中時代他就喜歡爬格子寫文章投稿賺些稿費。如當時大華晚報的「新少年

」版經常可見他的大作，而得到的稿費則用來買自己喜歡看的書。

「在我們高中時最流行的一套文庫叫新潮文庫，那時候真得非常地紅。我們那時候看叔本華的《愛與生的苦惱》，卡繆的《異鄉人》等都是在新潮文庫中看的。這些東西與我們過去看的民族演義、童話故事之類的不太一樣，它是以西方的小說哲學的介紹為主，開啓了我們看外面世界的一扇窗戶。」

而當時會去看新潮文庫是流行的趨勢還是出自於本身的興趣，他回答說：「這可分兩方面，因為那時候自命為小知識份子，大家都看這些東西所以你會想去看，而事實上它的確提供了很多東西，即使你看得糊里糊塗，可是它至少提供你從來沒想過的東西。」

「我讀高中是民國六十三年到六十五年，當時台灣的政治還很沈悶，文化還很貧乏。對一個高中生而言，內有聯考的壓力，外有大時代的苦悶，如果想要追求一點什麼的話大概都是在很有限的資源中去找。以閱讀資源來講大概就是新潮文庫了。有趣的是，我們花那麼多時間去看新潮文庫所提供二手甚至不是很全面的西方思潮的資訊介紹，相對地反而不知道什麼東西是屬於台灣的、中國的。整個來講資源是相當有限的。我想新潮文庫對我們那時代的人之所以在生命中扮演著那麼重要的角色是因為選擇性太少，選擇性少就不得不接受它。」

### 「政治於我，成長以後始終是愛憎交集的」——蔡詩萍

從高中時蔡詩萍即決定將來要走法政，因為有這樣的想法就自然影響到他的閱讀。

「我在高中時就是一個胡適迷。喜歡他的東西有很多原因，比如說文字非常淺顯，所探討的觀念基本上對任何一個社會只要存在不公平或不正義的事，你可以很容易用他那一套標準去檢證，這是胡適風格的特色。而因為喜歡法政所蠻早就喜歡看一些政治、哲學東西。不過那時候讀得很淺。」

「閱讀習慣其實和一個人成長的過程和成長過程所接觸的環境滿有相關的。我覺我還是很幸運，我爸爸要我看書但不太管看些什麼東

西。而我唸書的環境也都沒有在逼我。對我來講，我大概都是照自己的興趣來發展。」

「到了大學，我完全照我比較年輕時所走的路來發展。基本上是以社會科學的東西為主，文學則變成一個興趣。但是有一個基本的特性一直沒改，就是比較喜歡社會科學比較淺顯，析論比較接近現實生活的部分，這也就說我一直沒辦法接近一些中國哲學或西方經驗式哲學，而沒辦法限接近的原因是一直沒興趣去好好看它。」

### 挑戰沒有嘗試過的領域……

人的閱讀時常會跟本身的專長或興趣來發展，除了法政部分，蔡詩萍有沒有嘗試跨越到更多的領域中呢？

「有時候要試著去挑戰一些從來沒有嘗試過的領域，因為這有非常實用的意義。它有時候可以幫助思考到某一些專業訓練中不能思考到的問題。我們常說跳躍式的訓練。比如以前累積上來的觀念往往變成一種的包袱。」

「我自己本行是政治，後來研究所轉入社會學，可是經濟這一部份是我很大的盲點，例如在政治學或社會學的思考在國外有一個系統是利用經濟學的理论去研究政治。又如統計學，對於政治學在思考上有很大的突破。對我來講，在大學畢業以後非常有心的在補充這方面知識的不足，花了很多時間在讀經濟的東西，比如王作榮，蔣碩傑和一些財經學者的評論，不懂的地方就去找一些工具書來幫助思考。除了在補足我閱讀視野上不夠，另外一個是現實工作的需要逼得你不得不有這方面的知識。」

「有人講忙得沒有時間讀，而我現在的時間相當瑣碎，可以我始終不會覺得會忙碌到沒有時間看書。你總有很瑣碎的時間吧？你說唸醫科壓力很大，但我知道很多醫科的朋友，像莊裕安雖然唸書的壓力很大，看病的壓力很大，可是他們實在還可以看很多東西。我覺得是一方面看你有沒有給自己藉口，另外一個就是有沒有很充分運用看書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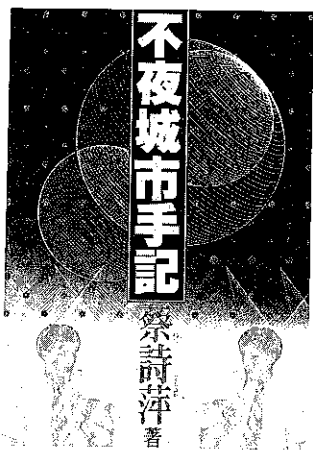
「胡適當年說的很對，要隨時隨地給自己一些題目，根據這個題目你找一些相關的東西來讀。等到你看清楚了，看懂了就再換另一個



題目，這樣子你就會一直保持一個閱讀的興趣。像我現在的工作大概不太可能逼我把原來很有興趣的政治學的東西很廣博地看，可是我還是常去書店找一些書目及相關的東西，補強一些離開學院後知識。我會把我主要的時間看我最有興趣的部份比如政治學、社會學等。那剩餘的時間我會把它放在文學作品，再瑣碎的時間就看雜誌。我常看一些雜七雜八的雜誌，這些雜誌的東西說實在的不足以幫助你去想一些有系統的東西，可能很瑣碎、很片斷，但可能幫助你在想一些有系統的東西時提供一些補充的資料，我一直鼓勵很多朋友保持到書店裡翻雜誌的習慣，透過雜誌你可以了解這個社會現在流行些什麼東西，大家流行思考的價值和話題是什麼。」

### 身為大眾的代讀者

談到當初主持公共電視「當代書房」節目的目的和企圖，蔡詩萍說：「找我主持完全是經朋友介紹，但後來發現電視讀書節目其實存在著很多問題。第一，如果你在公視做，因為比較不計較贏虧所以要求會比較嚴格，但相對而言趣味性會減低，大家會覺得太枯燥了。第二，電視轉播讀書的方式跟直接閱讀或面對面談這一本書差很多。對主持人本身是一個壓力也是個挑戰，因為首先要適應電視的感覺。電視溝通的語言跟平常溝通的語言是不太一樣的，平常溝通的語言，我可以講得很深、很複雜，那是因為我知道你們大概要知道些什麼。可是電視機前我不曉得我的讀者在那裡？我的讀者是幹什麼的？要跟不同的人講同樣的東西就是一種很大的壓力。所以我們想辦法把電視的語言儘量改變成最淺的、大多數人懂的話去講，但對比較有水準的讀者來講會覺得沒什麼意思，這是電視讀書節目最大的困難。我覺得電視讀書節目基本上是值得鼓勵的，因為影響的拉收度絕對比文字來得容易而且迷人。就像很多人寧可看文學改編的電影大概也不太會有興趣去看改編的原著，因為看原著太慢了，甚至還有很多原著賣得好是靠電影，例如《布拉格之春》。如果說影像可相當程度幫助我們對文字閱讀的興趣，那這個方向是可以鼓勵的。」



## 尋找生活中的支撐點

像他這樣天天接觸這麼多文字是否會對文字產生厭倦或反叛的心理。

「其實有啊！如果閱讀你當成知識獲取的方式的那還好，因為你知道那是你資源獲得的方式。可是如果你當成休閒生活的一部分，那你大概有時候會覺得滿無聊的。因為閱讀真的滿辛苦的，常坐書桌的人都曉得脖子一定會很難受。但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你也知道閱讀是一個很重要資訊的來源，你不可能完全放棄閱讀，那唯一的方式就是平衡一下閱讀。我一直認為唸學位是短期的事而讀書其實是一輩子的事。讀書有時候是一個很奇怪的過程，比如身體的疲憊和現實環境的挫折或有時候會覺得讀那麼多東西有什麼用呢？我想一定會有類似這種的挫折感。現代的社會基本上是一個追

求表面價值的社會，很實際但你也沒有辦法遺責它。尤其是一個喜歡讀書的人應該要讓讀書成為生活的一個部分，但不應該變成生活的全部。我的意思是生活其實還要有很多的支撐點，比如說對這個社會的關懷，自己娛樂生活的調整等這些都是滿重要的。我覺得寫作對我來講有時候也是一種調整心情的方式。生活中有一些鬱卒的事都是寫作去渲洩。我相信聽音樂、繪畫或投入一些公益活動等都是。而事實上這也是現代人一定要學會怎樣自處的方式。」

問完了問題又和蔡詩萍聊了一會兒，發覺聽他講話真得是一種的享受，怎奈阻止不了時間無情的流逝，不過內心已經飽足。稿末再次感謝他在繁忙的編務之中抽空接受我們的採訪。

---

### 蔡詩萍

一九五八年生於桃園，台大政治系、政治研究所畢業，現任聯合報系《中國論壇》總編輯，聯合晚報主筆及社論召集人，大學講師，主持公視《當代書房》。著有《一九八六年台灣年度評論》，《三十男人手記》《不夜之城手記》《誰怕政治》。

---

